

遥远的星空

杜生权 主编

(第四部)

光明日报出版社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贵州省写作学会组编

遥远的星空

杜生权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星空 / 杜生权 主编.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5
(瞭望者之歌丛书系列之四)

ISBN 7-80206-166-6

I.遥…II.杜…III.散文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12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137 号

书 名: 遥远的星空

主 编: 杜生权

出 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发 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邮编: 100062)

电 话: 010-62617235(发行部) 010-62616726(邮购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丛书策划: 李嘉海

装帧设计: 李文祥

责任编辑: 温 梦

责任校对: 潘传兵

印 刷: 贵州煤田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80 千

印 数: 0001-1000 册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6-166-6/I.216

定 价: 26.80 元

瞭望者之歌文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请与承印厂家调换)

遥远的星空(第四部代序)

袁昌文

晴朗的夜晚,在繁星点点中,那北斗七星格外引人注目,还有许多明亮的星星向我们眨着神秘而多情的笑眼。然而,也还有数不清的不知名的星星装点着夜空。它们之所以不知名,也许是距离我们太遥远,因而显得微弱而暗淡,抑或是因为星星太多,科学家还来不及给它们命名。

当我仰望星空,极目天际时,便想起了外祖母的一句话:“天上有多少星,地下就有多少人”。于是,我便努力寻找,我在哪儿?我们贵州省写作学会的几百颗星星又聚集在哪儿呢?哦,那大山上空的一片遥远而微小的星星,是不是我们呢?

《遥远的星空》(第四部)继续了前三部的优良传统,收入了55篇文章。这55篇文章,一如前三部中闪亮的星星一样,从这本散文集冉冉升起,在高原渺远神秘的星空中,放射着熠熠的光芒。

愿我们的学会更加成熟!

愿我们的星空更加灿烂!



目 录

他带领我们坚守着这方没有深浅的丰腴沃土	黄俊杰 (1)
我这大半生	袁昌文 (5)
我的这个家	袁仁琮(12)
“北平‘拉丁区’的英雄”	申元初(24)
阳光婆母	蔡丽玲(36)
母恋	薛星北(39)
梦中守候	庄 稼(42)
等待雨季	涂万作(47)
给父亲洗脚	蒋红梅(53)
冬天过去了	许雯丽(56)
那声音让我激动不已	罗仕勋(64)
远去的绵儿	廖飞雪(67)
家有“抠”妻	杜生权(73)
真情和诗意与内涵的交融	李国清(76)
漫漫人生路 写作伴我行	万华超(79)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袁应军(81)



父亲在贵阳	刘燕成 (89)
“体格、神致”浑然一体	刘忠惠 (98)
父母“躲过”钻石婚	陈玖琪(100)
写检查也能写出作品来	陈启祥(103)
穿过高原的守望	马 忠(106)
黔辉自传	王黔辉(109)
永远的怀念	万华超(124)
母爱伴我	刘 美(129)
三返重庆	赵云来(134)
抹不去的记忆	丁玉辉(140)
女儿当红娘	王敢凤(146)
手足情	杜生权(149)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	谢厚琼(154)
去年走黔北	罗仕勋(162)
爱她,才与她分手	袁锦锋(170)
刘嬷嬷的故事	吕瑞华(174)
立体的画,流淌的歌	胡高荣(182)
清江水静静的流	袁应军(188)
独具慧眼,独领风骚	黄俊杰(195)
生命的厚度	饶宏宇(202)
飞雪的长空	廖飞雪(206)
出门	顾先福(216)
看,热爱文学的这一家子	刘仕锦(219)



溪山耕土园随笔二题	喻子涵(224)
生命在歌唱	王黔辉(229)
解读杨启刚的诗意审	杨青云(233)
五号车轶事	杜生权(238)
情到深处泪自流	雷远方(247)
历史作证	杨启孝(254)
墓碑在啜泣	袁应军(271)
那夜,我梦见了母亲	张文云(277)
星光指引我前行	熊维良(280)
中秋怀想	万华超(286)
遥远的梦	刘仕锦(289)
忆母校老师	罗云清(296)
爱情与电影无关	罗黔丽(302)
斡难河谷的遐想	黄建华(306)
冲刺诺贝尔文学奖	张宗铭(311)
探索人生的地平线	沈 丽(316)
编后记	杜生权(341)



他带领我们坚守着这方 没有深浅的丰腴沃土

黄俊杰

贵州省写作学会会长、贵州教育学院教授袁昌文先生在贵州写作学界、文章学界、文学创作界堪称泰斗，言之凿凿。他不仅著作等身，理论雄浑深厚，且能下水行文、创作颇丰；他不仅学识渊博，且能带领贵州的一帮热衷于写作理论与文学创作的青年学子与文学爱好者坚守着写作与写作学这一方几被解体的沃土，并在这方丰腴的土壤之上培育出了多少茁壮成长的写作学与文学创作的禾苗，这在全国写作学界都是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的。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国学中的“文学学”自从“三家分晋”之后便出现了“语言学”、“文艺学”和“写作学”三大块学科的时代分工。这是社会发展之后学术研究分科细腻化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语言学”和“文艺学”各自分走了国学中相对单纯的两大部类，给“写作学”留下了并不单纯的若干散而杂的部类。或者说只有“写作学”保留了国学中“文学学”的全部传统，而且它还要与时俱进，不断地吸收新起文章和作品样式的写作养料以丰富和更新自



己。这就是袁昌文先生在为《现代文章写作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所写的绪论中所说的:“中国是文章大国,也是写作理论、文章理论研究的大国。从文字产生之时起,人们便开始了写作活动;同时,也逐渐开始了对写作理论的研究。《尚书》中,有我国上古时代写作理论的胚芽,“诗言志”,被朱自清称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开山纲领”。《诗经》最早创造出赋比兴的写作表现手法。诸子散文,有相当的篇幅涉及文章的写作理论。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钟荣的《诗品》、刘熙载的《艺概》以及数以百计的诗话、词话、文话、诗词评、小说评点,构成了我国写作理论的宝库。但是,我国古代写作理论多分散在经传子史之中,文学论著居多,非文学的文章写作的专门著作较少,加上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比如文体,有的文体在历史的演进中消失了,有的发展了,有的变化了,而且还有新文体不断地产生。此外,文章的风格、流派和表现技巧也在不断的更新。古代写作理论虽然丰富,却已经不能够完全胜任指导当今的写作活动,这就需要建立现代写作学、文章学的学科体系。”袁昌文先生就用这么几句既概括又翔实的话语把现代写作学既古老又年青并因此而具有与时俱进的蓬勃生机与顽强生命力的特征论证得淋漓尽致。这也是袁先生治学的逻辑起点和毕生为之奋斗的学术初衷与原创动力。

写作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综合性学科,它的相关学科与分支学科愈来愈多:它不仅要涉及到逻辑学、语言学、修辞学、文艺学、历史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思维科学,而且还要涉及到信息传播学、大众媒介学、社会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中的某些研究方法。因此,要学好写作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素养。有“文”无“学”或有“学”无“文”均已不能再继续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了。鉴于此,本学科要求受教者首先必须懂得“写作是一种修



养”、“艺术是一种熏陶”的道理。学好写作其功常在写作之外，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写作学科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袁昌文先生的解决办法就是研究之余下水作文，亲自体验和 innovation 文学创作中的技巧技法及其个中甘苦。学者型作家的文学创作的丰厚意蕴与独特功底在袁昌文先生的作品中也不乏例证。如他在普安采风中撰写的《诗画南山湖》就是这样的佳作。他的散文与小说创作跟他的理论著作一样也是非常丰富的。除此之外，袁昌文先生坚守着写作学这方沃土的另一高招就是与时俱进地重点研究写作技法技巧。如果说写作学的其他研究都常常免不了要涉及其他学科的话，那么，唯写作的技法技巧是写作学自身的本体元素，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取代的。因为写作学既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同时又是一门专事思维表达与信息传递的独立学科，它具有自身的独立品格与品位。写作是有规律可循的。写作的技巧技法、体裁样式又都是具体可感、能够揣摩仿效并在短期内学会学好的。所以学习写作还要求受教者既要从理论上掌握宏观的写作规律与法则，领会其精神实质；同时又要通过自身的写作实践领会和把握具体的写作技巧和技法，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和独特发现。袁昌文先生的《文学写作技巧》（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在新时期就受到了广大文学青年爱好者的欢迎。我省著名编辑学者梁鸿安先生评价道：“他的这本谈文学创作技巧的书，既写得科学、谨严、鲜明、深刻，又写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绘声绘色。既富有知识性，又富于趣味性。作者抓住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典型范例，一些趣闻轶事，一些精彩篇章，一些生动片断，以简朴风趣的笔墨，娓娓动听的叙述，描绘了一些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对创作技巧的重视与追求，赞美了他们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精神，评价了他们那‘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高超技巧，指出了他们在文学创作技巧上的出奇制胜与推陈出新。书中论述的六十多个技巧问题，既处



处展现了作者长期积累的读书妙得，又时时流泻出作者对创作技巧探索的真知灼见。我相信：“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同志，喜爱文学艺术的朋友，是会欢迎这样一本合乎时代潮流、适于人们需要的好书的，是会从中得到启发、为之激动、找到借鉴、获得益处的。”袁昌文先生不仅自己著书立说（这方面的专著还有《微型小说写作技巧》等），而且时时不忘带领学会的写作教师与青年学者们一道用自己的理论著述和写作实践去丰富和拓展写作与写作学这方丰腴的沃土。他率众主编的写作技法理论书籍就有《写作技法大观》、《千种文体写作》、《爱我中华世纪文评写作书系》、《写作技巧丛书》等数种。写作实践丛书那就更多了，如《企业春秋》、《走遍夜郎故土散文书系》等。

袁先生不仅治学有方，领导也有方，他办法多、点子足，他与人善、为人谦和，他以其难能可贵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聚集了贵州写作学界和写作爱好者中的一帮人以自己的写作优势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使写作学会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好评和学术赞誉，成为贵州连续多年都被评为先进的学会之一。他同样以其人格魅力打造学会，使学会从传统学会的单一的传统模式一跃而为复合型的学会模式，使学会不仅是研究学术的机构而且也成为卓有成效的培养人才的基地。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强者如林同时又鱼龙混杂的现代社会我们能不能都像袁先生那样虚怀若谷、绵里藏针；我们能不能都像袁先生那样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能不能够做到决不因为有了几篇文章发表或写了本把书就自以为了不得。须知写作与写作学是一方丰腴的沃土，同时又是一方没有深浅的沼泽地，只有小心谨慎方能行得万年船。



我这大半生

袁昌文

风雨七十年

1936年6月6日(阴历五月初三),我诞生在修文县城。母亲是小商贩,父亲是县政府的收发员。父亲给我取名袁昌文,“文”是生在修文的意思;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母亲给我取名保华,盼我长大保卫中华。

我五岁时,已经失业回家务农的父亲,把我从修文“偷”到习水县官渡镇农村老家,并写信给我母亲,谎称我过河上学时船翻死在河中。母亲悲痛欲绝,大病一场,我也从此与母亲断绝了音讯。

我在官渡读完小学,又到习水县东皇镇读初中。1951年的一天,我从父亲的旧箱子里发现了母亲的地址,给母亲写去信,半年后才收到回信,满纸的泪痕中,我看到了母亲的惊喜和对我的思念。

1952年,16岁的我与几个同学一道背上干粮,步行500多里,

到遵义考师范。试后,我带上学校早餐吃剩下的馒头,一个人步行三天,到修文看母亲。到了修文,按母亲的信找到了地址。向坐在柜台后的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问:“请问你姓赵吗?”她看了我一眼,半天才说出话:“你是保华?”我点了点头。她走过来,抱着我,哇地一声哭起来,我感到她的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淌。

与母亲相处的一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一个月。本在病中的母亲,却容光焕发,脸色红润,笑声不断,常骄傲地拉着我的手,在大街上、在亲戚朋友间走来走去。母亲年轻漂亮,人们都说她是我的姐姐而不像母亲。只是好景不长,我要去遵义师范读书去了。母亲给我找了一辆去遵义运货的马车,磕磕绊绊,两天半才到了遵义,开始了我的师范学习生涯。

第一学期考试前夕,收到母亲的信,说她病得厉害,要我火速赶去看她。老师说:明天就考试了,你考完试再去吧。考完试我赶到修文时,母亲已经早两天去世了,我后悔,我悲痛,趴在母亲的坟上哭哑了嗓音。后来,为了纪念母亲,我用了一个笔名:赵素(母亲叫赵素贞),并以赵素的笔名写过 200 多篇文章。

1955 年,经遵义师范推荐参加高考。考完就住在贵阳师院的教室里,等待通知。有一天,《贵州日报》记者采访我,对我说:“据了解,你的高考成绩很不错,你为什么在志愿上只填贵阳师院,而不填清华北大?”我说:“我热爱教师职业。”他叫我写篇稿子交给他。不久,这篇《我热爱教师职业》的稿子发在《贵州日报》的三版上方。这是我的处女作。与此同时,我的小说《回家》,登在《贵州文艺》(即后来的《山花》)上,刊物拿到手时,正是我在贵阳师院中文系上课的第一天。从此便与写作结下不解之缘。

在贵阳师院读书期间,我在《贵州日报》、《光明日报》、《贵州文艺》、《群众文艺》等报刊和学院办的院报上发表文章 100 多篇,稿费收入供我读完大学,有时还给乡下的父亲寄点去。



1959年毕业留校。因同情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0年被下放农村劳动一年，实际上当了一年的生产队长。当时，邻近的村都有饿死人的现象，我也得了浮肿病，但我所在村——旧司生产队却没有一个人饿死。我在《贵州日报》的“生产队长论坛”专栏上，以生产队长的名义，写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叫：《谈谈小包工》，我的作法在当时被视为搞资本主义。

1965年调新成立的贵阳耕读师专任教。1966年被打成反革命，被斗争数十次，被关押81天，其后成为师专的革委主任。1972年，学校撤消，调回贵阳师院中文系任教。1984年底，自己要求调贵州教育学院，1999年底退休。

教书匠生涯

无论是在贵阳师院，还是在贵阳耕读师专、贵州教育学院，我都是一名教师。教学40多年，上过写作、基础写作、文体写作、应用写作、写作技巧、小说写作研究、散文写作、中学作文教学研究、科普文学创作等10多门课程；同时，还在贵州民族学院、贵州电大、贵州大学、贵州师大、贵州警官学院、贵阳学院等高校上课和举办讲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书匠。

为了把写作课上好，我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下水写作，我写小说、散文、杂文、访问记、调查报告、诗歌、剧本、评论、随笔等数十种文体的文章。我曾经到《贵阳晚报》去当了一个月的兼职记者，写了二十多篇消息，平均一天一篇，有的还上了头条。另一方面，我主编、参编教材。先后出版的教材有：我主编的《基础写作教程》、《文体写作教程》、《应用写作教程》等；参编的有《写作教程》、《文学写作教程》等10余种。其中《写作教程》曾作为中央党校及数十所高校的教材，一度是全国自学考试的教材，发行一百



多万册;《文学写作教程》也七八次再版,发行数十万册。

为了把写作课上好,我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企事业单位采访,并把好文章推荐给报刊,以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还结合教学组织学生写作,如我上“写作技巧”时,组织学生编写了《中学语文写作技巧》;我上“中学作文教学研究”,组织学生编写《中学作文训练体系》。这两本书都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还与教研室的老师一起,编辑出版了《优秀作文选评》、《作文病例分析》等,对写作教学起到了促进作用。

为了上好写作课,我常请著名作家、记者、艺术家给学生讲课,或者我与这些名家们“同台演出”,他们主要讲感受体会,我则作理论概括,使学生从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上理解课程。此外,我也常常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进行讲授,使理论与实践更好的结合。

除在高校讲课之外,在部队、机关、党校、中学、企事业单位、边远地区(如沿河、从江等地)讲学数百次;还在郑州、周口、上饶、黄山等省外城市讲学数十次。

我的学生上万人,其中有一批成了优秀教师、政府官员、企业家、作家、记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多次被评为先进教师;1999年获教育部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

1978年在贵阳师院评讲师,1987年在贵州教育学院评副教授,1993年破格评为教授。

写作——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从小喜欢读书,小学二年级读《安安送米》,四年级读《济公传》,五六年级读完中国四大名著。读书,使我开始热爱写作。小学、中学、大学,都受到语文老师的关注,时有作文被老师拿到班



上念。大学期间,我每个星期都带上馒头到相宝山顶的破庙里写作,直到天黑。

由于是写作教师,我的写作涉及数十种文体,以便获得广泛的写作实践。但主要的写作成果,还是理论著作和论文、评论及文学随笔。

数十年来,我对写作的追求,可以用“勤奋”二字来形容。我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上了。我的《微型小说写作技巧》一书的三分之二篇章,是我在织金县岳母家后山的山洞中用假期时间写成的;小说《草海》与论文《论微型小说的人物刻画》是在从郑州回贵阳的卧铺车厢里写的;七八千字的论文《关于作品的真实性问题》是在大年初一写的……1985年后,我曾经给自己订下计划,一年要有六万字的成果出来,结果是:从1985年至2000年,平均每年有20万字的写作成果发表。

粗略统计:我发表论文、评论、随笔170多篇,散文100多篇,小说30多篇,杂文、访问记、报告文学、通讯、诗歌以及其他文章300多篇。其中,有一些文章被转载,或者获奖。如《写作的速度与作家的勤奋——访青年作家叶辛》,《写作》杂志刊登后,全国有4家刊物转载;《关于振兴写作学科的问题——访老作家蹇先艾》,《写作》杂志刊登后,《贵州日报》用半版的篇幅全文转载;小说《刚刚摘下的橄榄》1978年在《山花》上发表后,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我曾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小说《考场内外》获文革后贵州省首届文学创作三等奖。

理论著作方面:出版《文学写作技巧》、《文学写作新技巧》、《微型小说写作技巧》等个人专著7种;出版《谈科普文学创作》、《说明文知识》、《历代抒情诗词》、《古典诗词技巧》、《怎样提高写作能力》等二三人合著的专著8种;参编《写作教程》、《写作知识》、《写作艺术示例》、《文章学概论》等著作10余种;主编《千种